



元 华 著

苦竹寨的星光

贵州民族出版社

苦竹寨的星光

元 华 著

责任编辑 谭良洲
封面设计 吕凤梧

苦竹寨的星光

元华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府大院内)

贵阳黔春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书号: ISBN7—5412—0135—9/I.46 定价: 3.40元

目 录

告别“莽姑娘”	(1)
那清幽幽的一汪龙潭水	(3)
冻桐花	(5)
新月弯弯	(9)
清江三月	(11)
一篮礼品	(15)
鹰山飞彩虹	(21)
百里杜鹃赋	(23)
曾经发生过的事	(26)
仙鹤林	(30)
秋夜火龙	(34)
稻香鱼肥	(37)
她在苗岭山野间	(39)
南瓜藤尖的奥秘	(42)
青山遮不住	(46)
杨桃腾飞记	(50)
瞥见寨小夜曲	(54)
街市的糖砂板栗	(57)
苗寨柿花红	(59)

重安江留客.....	(62)
冰清玉洁.....	(67)
乡情.....	(70)
载着金色的黎明.....	(75)
二月“翻鼓”.....	(78)
苗山“跑”来的新娘.....	(83)
一年一度芦笙节.....	(85)
“吃新节”前奏曲.....	(89)
别具一格的“金瓜楼”.....	(92)
龙泉边.....	(94)
沉思录.....	(102)
人生.....	(107)
“半夏露”热.....	(109)
灵魂与肉体.....	(111)
病中吟.....	(114)
馈赠.....	(124)
“闲言碎语”小议.....	(127)
我爱苗岭歌舞乡.....	(129)
青竹林的歌.....	(134)
花果山上一老翁.....	(141)
生姜娘娘.....	(149)
山高水长唱“金羊”.....	(153)
石桥堡下清江水.....	(156)

晶莹的山泉.....	(161)
在这片枯焦的荒坡上.....	(167)
山道弯弯.....	(170)
风雨兼程.....	(174)
深山箐的芦笙匠.....	(176)
追日赶月.....	(179)
苦竹寨的星光.....	(182)
绿色的碑林.....	(185)
阿朵和她的歌.....	(188)
花团锦簇龙泉镇.....	(195)
苗乡的山水最多情.....	(198)
白云深处的扁担商店.....	(202)
踏破铁鞋.....	(205)
豆腐寨纪事.....	(208)
锦鸡飞过太平洋.....	(211)
后 记.....	(216)

告别“荞姑娘”

清晨，露珠在一幢幢木楼似的稻草堆上闪光，刚收割完的田野，散发出阵阵清香。

嘎啦寨的告鲁金·吧嗒着老绵烟在责任田埂上转悠，琢磨着秋末的种植计划。他转着转着，情不自禁地来到坡上一小块正在开花的荞麦旁。山里人赠给荞麦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荞姑娘”，不是吗？她紫红色的茎，翠绿的三角形叶，开着一簇簇白色的、粉红色的小花，多么惹人疼爱。相传它原是天帝的满姑娘，因思凡被贬下穷乡僻壤。她不甘沦落，扎根在贫瘠的山岔石缝中顽强地生长。

告鲁金情深意长地在荞姑娘身旁蹲了下来：而今的娃崽一日三餐白米饭，对荞粑粑一口都不愿尝，哪里知道这苦中回甜的荞粑粑却养育了嘎啦寨一带苗家的祖祖辈辈。听老人说，从前，苗家被官家撵到这山高水远、厠屎不生蛆的角落，就是靠在“赶山吃饭”的荒山坡上广种薄收两季荞麦充饥肠，象荞姑娘般顽强地生存下来。在那艰难的岁月，她给苗家多少温暖、多少慰藉、多少期盼啊！

三中全会后金风阵阵，农业科技知识也竟在这穷乡僻壤开花结果。高产的杂交包谷、杂交水稻、油菜胜利一号、小麦南特五号等良种也竞相来嘎啦寨安家落户，做梦也想不到这几年产量竟翻了两番。这亩产仅二三百斤的荞麦是该淘汰了。

去年儿子就坚持要把这四分荞麦地改良一番种杂交包谷，但他怎能理解一代老年人对有养育之恩的苦荞的真挚情感啊！为此父子俩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今秋，在包谷良种亩产千斤以上的丰收事实面前，告鲁金总算服了。

他现在象醉酒一样来和“荞姑娘”告别。再等个把月，收完这最后一块荞麦，决定改种绿肥，明春改田栽插水稻“桂朝”。现在陈年的老米都吃不完，娃崽们当然不喜欢吃又粗又涩的荞粑粑。随他们吧，把收了的荞麦用个大缸子装起来，有空给子孙们讲讲，放在那里作为百年陈粮，以后或许要摆进城里的博物馆展览哩。

告鲁金满布皱纹的脸上滴下两颗晶莹的泪珠，他这时的感情是复杂的，慢慢地从开花的荞麦地站起来，告别了“荞姑娘”，告别了过去，告别了一个时代，朝铺满阳光的大道上迈去！

1981年秋于丹寨

选自《时代的报告》1983年11期

注：●告鲁，苗语，对公的尊称，告鲁金即金公。

那清幽幽的一汪龙潭水

从高高的苗岭下，从深邃莫测的溶洞中，奔涌出一股清泉，浸着四季的雨雪风霜，夹着沿途的花香鸟语，于四围绝壁幽谷中汇成一汪清亮亮、绿茵茵的龙潭。潭水冬暖夏凉，清亮爽心，简直是天赐的甘露。

传说这一汪碧玉的龙潭里，禁锢着一位美丽的龙女，因为和苗山后生相恋而被打入冷宫。只有在朗朗月色的子夜，她才披着乌黑的瀑布般的长发，露出脖颈来唱那令人心碎的哀歌。

也许因为这得天独厚的龙潭吧，这里在百把年前就聚居着百十户苗家，他们靠龙潭水开荒植麻，靠龙潭水浇田灌地，过着再简单不过的自耕、自食、自织、自穿的清苦日子。水从龙潭挑、菜从后园割、柴从山上砍。剥了几张老山羊皮，要翻九十九道坡，涉九十九道河，到老远老远的街市换上一坨两坨昂贵的岩盐，吊在灶头上，每顿把酸汤菜煮炖了，就把盐巴坨取下放在菜锅里转两转。

寨子里每天静悄悄的。大人娃娃的消遣是看狗打架。天也黑得特别早，收工回家吃碗酸汤饭就钻进冰冷的被窝做那老是做不完的苦涩的梦……

只有清幽幽的龙潭水才给慰藉、给人生机、给人期望。晚露落在清亮亮的龙潭里，像洒满艳丽的桃花瓣，村妇们乘着在龙潭边洗菜洗衣淘红薯的机会聊着深山里的新闻，嬉笑声简直胜过一台戏。龙潭的黎明更是诗情画意，清新的晨风

中夹着环佩叮当的余韵，戴着大耳环银项圈的媳妇们总是争先来挑晨水。

早晨起得最早的要数年轻寡妇阿汪了。每天鸡才叫两遍，启明星还在天边眨眼，她就挑着一对红漆桶，轻轻踏着石坎路下来了，来到寂静得象梦一样的龙潭边，先捧了一捧清幽幽的水洗净红肿的双眼，就坐在玉溜溜的青石上打开乌黑的瀑布般的长发梳呀梳，梳到有人来了，就慌里慌张的把长发在头上挽了一个髻，匆匆地挑着满满的水桶走了。她总是埋着头，从不与相遇的人搭话，因她被人奚落叫“豆芽妖”。她用龙潭水发的豆芽既嫩又脆，且鲜而壮实，再加之她又有一套巧妙的独特手艺，发出来的豆芽特别逗人喜欢。主顾多了，免不了闲言碎语：“哪里是卖豆芽，分明是凭那张脸招蜂引蝶。”后来“豆芽妖”竟绝了豆芽生意，再后来她又改磨豆腐，用龙潭水点出又嫩又细的龙潭豆腐来。

如今，龙潭豆腐加工厂把豆腐加工成豆干、豆皮、豆丝，加上印有龙潭特有商标的精致包装运往各地。领导着几十名工人的厂长竟是“豆芽妖”的独生女儿阿朵，她和母亲一样披着乌黑的瀑布般的长发，不过穿的不再是家织土布的乌裙，而是高级的绿呢长大衣，脸上也再没有母亲的愁云。

龙潭的神话竟也活起来，相传有人看见被禁锢的龙女挣开锁链游起来了。望着阿朵的乌黑的长发和修长的身影，莫非龙女果然是她么？……

1984年冬于丹寨

选自《青年时代》1988年10期

冻 桐 花

吉普车象老牛般在重峦迭嶂中颠簸，白云在苗岭腰间漫缠，我时而被抛上云霄，时而被甩下深谷，弄得昏沉沉时，汽车嘎然一声停下了：眼前是晒席大的一块平地，左面是望不到顶的崇山峻岭，右面是悬崖绝壁下的深谷。我们扶贫救灾工作组一行五人拄着棍子顺着七八十度的陡坡往下走，对门坡可望而不可及，真是的，有的坡上下一趟三四十里，这边喊对门山寨里的伙计煮晌午等，主人家烧火把饭菜煮好又冷了，喊话的客人还没有走到家。

弯弯曲曲的山路象羊肠般挂在山梁，两旁是随风而倒的灌木毛草，山坳里一弯一弯月牙似的梯田在烈日曝晒下裂开了嘴，瘪瘪的谷穗在干燥的烈风中颤栗。

听乡干部介绍说，今年这里栽秧上坎遇洗手干，入夏以来又遭卷叶虫，稻穗打苞时又连续二十多天的伏旱，减产已成定局。

我被派到离乡政府二十余里外的宰飞苗寨去，宰飞二字的苗语意译是“葛根”，相传那一带山上葛根多，解放前，当地多灾多难的农民大多以葛根当粮，故那些荒野里有宰飞山、宰飞坡、宰飞坳、宰飞寨之称。

爬了一坡又一坡，当我走得腰酸腿疼喘大气时，同行的乡干部指着面前的山梁说：“到宰飞了。我定神一望，哪有什么葛根？只见漫坡漫野的油桐树像一柄柄金伞层层迭

迭；几度秋风，一簇簇碧青的桐果，已染成一片片胭脂红，宛若一朵朵彩霞，在万里碧空升腾。

我正痴痴迷恋着这世外桃园时，乡干部拽着我进了寨子：“好戏才开场哩，等找口甜酒喝后，再听我从头一一道来。”

沿着青石板的寨路转了两个之字拐，但见两层新崭崭的木楼掩映在绿中夹红的丛林中，门外高大的板栗树上板栗乌澄澄地张开合不拢的小嘴，四围圆杆上叮叮当当吊满丝瓜、捧瓜、葫芦瓜等，楼下的猪圈、牛圈、厨房打整得有条有理，楼上的堂屋、客房、卧室更是收拾得一尘不染。村妇联主任女儿的闺房里插满了香喷喷的山月桂，红艳艳的红刺果，淡黄色的野丛菊，高高的散发着杉木香味的木架上整整齐齐、重重叠叠的砌满书籍杂志。我嗔怪地怨乡干部：“为什么不早给我介绍？”乡干部哈哈取笑道：“眼见为实嘛，不然山外的人老把我们描绘成野人呢。”

笑谈间妇联主任的独姑娘回来了，见她苗条结实的腰肢上，背着象座小山似的青草，家织青布的大裤脚象蝴蝶样朴闪朴闪，黑红黑红的瓜子脸上露出两汪大大的酒窝，一进门就尖声尖气地大声招呼：“稀客从天上落下来了！”

她叫刀者育，苗语是桐树的意思，据说她出世时，靠挣工分糊口的父母在门前陡坡上栽了三棵桐子树，作为她长大成人的嫁妆。从她五岁起，阿妈就把这三棵桐子树结的桐子卖了买花针、买丝线、教她织花带、绣花帽、制花衣、绣背扇……一件件积攒起来准备长大出嫁。

一个深山篝的苗家妹从懂事起，除帮阿妈洗菜喂猪，背妹崽外，就是成年累月躲在阁楼上绣呀织的，象一条无形的锁链锁住了似水流年。生性倔强的刀者育偏不甘心在挑花绣

朵中消磨，一心一意迷上了书中的世界，在阿妈的支持下，在阿爸的责骂中，每天来回二三十里到邻村民族小学免费读书，小小年纪就遭到世俗眼光的奚落：“野权权的哪象个妹伢？到时候绣不出三五套嫁衣看哪个要你？”

她一直终年累月打着光脚板，终年累月用手帕包着苞谷饭团坚持读完高小、初中、高中。四年前却高考落榜返回乡里，污水脏水更是一盆盆向她泼来：“满以为要远走高飞了哩，还不是和我一样在家搓黄泥巴坨坨。”“也不吐咆口水照照，山雀哪有凤凰命？到头来文不文来武不武，偷鸡不得蚀把米。”

阿妈心疼的看到刀者育红朴朴的脸蛋消瘦了，苍白了，总是给女儿打气：“桐花不怕倒春寒，冻了落花照结果。”刀者育也在心里默默祝愿：“我是一朵冻桐花，要经得住任何风雨。”不是吗？正当阳春三月荒野的桐花开得正欢时，总有一股股倒春寒的凄风冷雨利箭般刮来，一瓣瓣洁白的桐花在飘落中却托起了团团绿云；几番风雨，却迎来了热烈的夏季。

也就是四年前那个阴雨绵绵的秋天，刀者育把自家那三棵桐树的桐子果打下来，沤烂，选出饱满的桐子米，一粒也没舍得拿去卖，而是一包一包包起来。宰飞苗寨三十三家，挨家挨户送一包，挨家挨户讲了“荒山种桐，永世不穷”的道理，那年冬天全寨就种了五匹荒坡，两万多棵桐树，约三百多亩。她又手把手的教大家修枝、培土、嫁接，想不到去年暮春满山遍野的桐子树开花了，如雪的花朵，漫天飞舞，润湿了山径、河谷，世上哪种花，有这般繁富！也许桐花显得平凡，沐着山风，没有沁人的芬芳，但自有纯净的情愫，才会这样洁白、芳香，也想不到去年秋天满山遍野的桐果压弯

了树腰，欢乐，灌满了老人的眼角，甜蜜，漾上了黛帕们的眉梢，宰飞沸腾了，金色的竹竿催着鼓点，在万里无云的晴空里，尽情尽意地敲，敲着山乡美好的进行曲，桐果，撒下了遍野红雨。仅桐子一项，宰飞寨去年平均每户收入六百多元，种得最多的收入一千多元。

刀者育听说我们是来搞扶贫救灾的，感激地说：“听阿公摆民国十六年谷子出穗一个多月不下雨，饿死的人都找不到人埋，官家还来拉丁派款，而今才受这点轻灾，政府就亲自派人来帮助我们。说实在的，眼下田里虽少收了，但山上有桐，手中有钱，心中也不慌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寨也有那么几户人家是老牛筋，成天只累死累活盘那几坨黄泥巴，收成差了，就只有听天由命……”。

后来我又调查了附近的甲石寨、觉早寨、野鸡寨，我不能说违心的话，也不善于粉饰现实，在这偏僻边远的苗岭山区，象刀者育这般的姑娘实在太少，识字的人也少得可怜，有三分之一的人家还没解决温饱，甚至还有个别人家买盐巴吃都困难。深山老林快被砍光了，连续的干旱又使水源枯竭，国家帮助修水利的款项被当官的挪用来买小车兜风，觉早寨和甲石寨的山民们只得跑到老远老远的挑小沟沟的水吃……。

虽如此，当我想起宰飞寨的见闻，想起刀者育的经历，我紧锁的眉头也展开了。遥遥望去，那一岭一岭的桐树铺天盖地，一丛丛粉红色的桐果在飒爽金风中摇曳闪烁。来年桐花再开时，仍有倒春寒么？

1985年9月于排调区甲石寨

选自《都市文学》1987年2期

新月弯弯

尖尖的牛角山巅挂着一弯新月，嘎啦寨傍晚的炊烟缭绕，而天渐渐黑了。山那边弯弯的山道上，炸响起一串串脆生生的马铃，得得的马蹄有节奏地敲响着玉溜溜的青石板。一溜手电筒光，宛如一条银白色的长龙在飞跃翻腾。这支马帮是赶集归来？不，这山缝缝里的半边街是逢龙、逢狗才赶场的。它们是上公粮的队伍？秋后上粮是理所当然的。而今正是盛夏六月，须知稻子才扬花、包谷才挂红须哩。

行在马帮前面的是多江大婶。莫小看他娇小瘦弱，身子里却蕴藏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吃大锅饭时丈失患水肿病去世了，给她留下三个嫩娃崽，她竟默默地负着贫穷和孤苦这两条缰绳，在坎坷的山道上冲刺。今天，她穿戴得整整齐齐，还特地从县民族贸易公司买了一条银围腰链系在胸前。她骑在白驹子上，右手还挽着拴在后面的两匹红棕色母马的缰绳；叮当叮当的马铃忽而把她载入一个五光十色的梦景。忽而又使她回到那艰难的岁月——也是这样闷热的盛夏六月呀，离秋后决算分粮还差好长一截呢。坛也空了，罐也空了，沓儿角角都空了，急得象热锅上蚂蚁的多江拉扯着三个娃崽，天天去公社“闹”回销粮，公社干部一见这摞“包袱”，躲都躲不及，好强的多江大婶也恨不得地上开一扇门好钻进去。

想不到三中全会以后，这苦命的弱女人却成为生活的强

者了。她承包的三亩七分低产田去年竟破天荒收了四千四百七十三斤杂交水稻；她喂的母牛两年产了三仔，她养的一百七十二只来杭鸡天天一百七十二个蛋，她苦水里拉扯大的大崽，去年被录取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

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哩？眼下正是1983年的盛夏六月，也是稻子才扬花，包谷才挂须哩，可新崭崭的吊脚木楼下，牛羊成群猪满圈，木楼上挂着层层去年就晒干的包谷屏，仓里的陈年老谷才动了一个尖尖。多江大婶时时记挂着放在樟木箱里的“四包合同”哩。她家今年应交一百五十斤公粮、四百五十斤余粮，啊，啊，原来是欠下了这门心事，她昨晚串了半夜的门，今晨麻麻亮就和十几个伙伴赶着马帮出门了。

一弯新月笑咪咪地逗着一溜烟的马帮，广袤的山野间弥漫着扑鼻的稻香，多江大婶像喝了大碗的糯米酒，在马背上哼起了多年不唱的赶山调。右肩挎着绣花袋，里面放着她缴完当年公粮、超卖余粮一千四百斤的光荣证。舒心的笑容挂在她饱经岁月风霜的脸上。——她们何止是交的一筐筐金色的谷粒，而是交给祖国一颗颗金子般的心啊！

1983年6月于丹寨

选自《贵州日报》1983年11月

清江三月

阳春三月，我来到诗情画意般的清江寨。

清江寨是依山傍水的苗族大寨，层层叠叠的吊脚木楼缘山而上，碧绿清澈的清江环寨脚而过，寨中蜿蜒着光滑结净的石板路，寨子四周笼罩着翠绿欲滴的竹丛和一棵棵挺拔的枫香树。这里的每一篷翠竹都蕴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片三角枫叶都唱着一首娓娓动听的歌。

放眼望，满山满冲绿油油的麦苗拔节了，遍坡遍坝黄金的油菜开花了，清水江的春水哗啦唱着，密林中的画眉又欢乐地叫了，山野间一篷篷、一簇簇五颜六色的桃花、李花、樱花似一朵朵飘荡的云霞……啊，这简直是一幅幅五光十色的水粉画。

寨子静悄悄的，大人娃娃都上坡闹春去了，我索性独自上到田阿冬家居高临下的木楼栏杆旁坐下，尽情饱赏这无尽的春光春色。

在粉红色的暮霭中，牛羊归圈鸟归巢，田阿冬的阿妈吆喝着一群雪白的山羊快步向木楼赶来，挑着猪菜的草箩边还插着一枝乳白色的山梨花。这个娇小清瘦的弱女人蕴藏着超过自己负荷的顽强的生命力，30岁时丈夫在吃大锅饭时得浮肿病死了，给她留下的仅是只会吃饭的一堆娃娃和一身债务，世俗的贞节观又曾压得她几乎窒息过去，而她竟在贫困和孤独的绞索中冲刺过来。